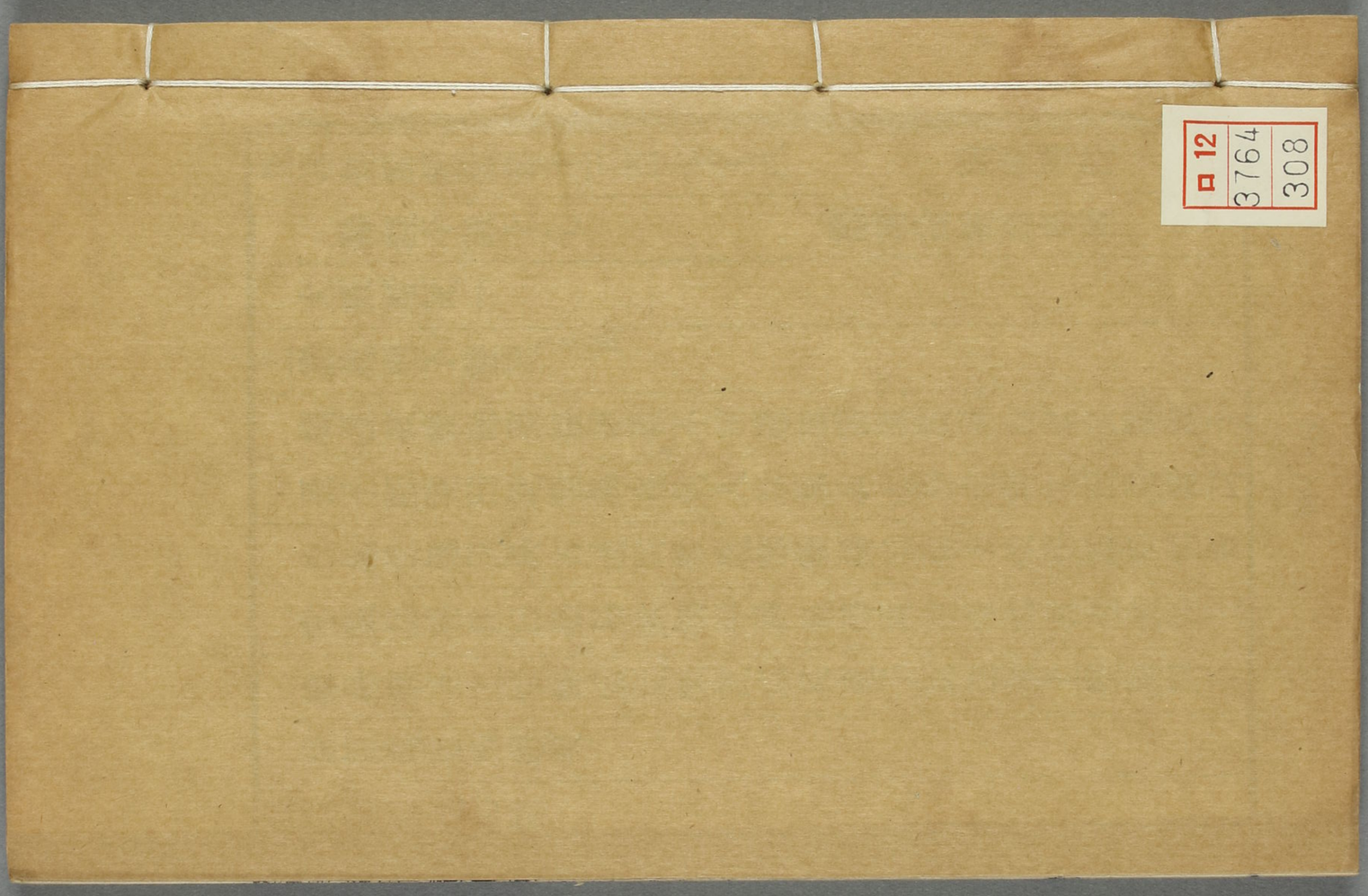

□ 12
3764
30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七

德清俞樾蔭甫著

大戴禮記一

上樂施則下益諒　王言

樾謹按樂師與益諒義不相應施當讀爲易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施與易古通用樂施卽樂易也荀子榮辱篇安利者常樂易楊注曰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然則上樂易猶言上愷悌禮記樂記以易直子諒連言上樂易則下益諒義正相應矣

而民棄惡也如灌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灌當爲濯字之誤也

樾謹按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濯汗王注曰濯謂濯洗然則棄惡如濯言其如濯洗然讀如本字於義自通不必改讀及其明德也

孔氏廣森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

樾謹按經言及其明德不言明德所及孔注非也及乃反字之誤反當讀爲服古書每以反爲服而學者鮮見反字往往臆改爲及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衷也夫釋文服作及蓋由古本是反字故誤爲及也尚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亦反字之誤言汝何所敬非五刑平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堯典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是也此經反其明德卽服其明德之謂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

樾謹案知猶交也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知與交同義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言天下之君可得而交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接與交義亦相近

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樾謹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自傳寫者誤移致其

征三字於誅其君之下於是義不可通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而學者又據家語以改此經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並作改其政實非戴記之舊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自是兩事不當以而字連屬之合兩事爲一也疑戴記原文而字在志不兩字之下志不而邑邑卽志不能邑邑古能而字通鹽鐵論授時章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此文口不能道善言志不而邑邑上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其義一也學者不知而之卽爲能矣而字於志字之上失之矣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其文雖與此異然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下文不能選賢人善士荀子亦作不知是其證也據荀子句法以訂正此文則而字當讀作能古本在志不二字之下明矣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樞謹按大字絕句故其事大乃結上之辭當連上文讀之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禮記禮運篇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與此文法正同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相對成文不連大字讀荀子哀公篇作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句辨乎天

地察乎日月與此文小異而句法正同今作明察乎日月則由後人不知大字絕句而誤以大辨乎天地連讀遂於下句增明字以配之耳禮運篇正義引皇氏說亦誤以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入字爲句蓋古書之失其讀久矣

君何以謂己重焉哀公問於孔子

㮚謹按此文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己重以己古字通也後人據小戴記改作已重因移以字於謂字之上耳

利省之不卒也禮三本

㮚謹按荀子禮論篇作利爲省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惟利爵之義盧注不傳楊倞注荀子曰祭禮必告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今按

楊氏所說未盡其義利謂佐食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鄭注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然則利爵卽指此而言惟云如初儀則上文主人主婦賓長三獻及長兄弟衆賓長加爵無不卒爵者此文乃言不卒於禮經不合且不卒爵又何酢焉於義亦不可通所謂利爵之不卒者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然則不卒者祝不卒爵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祭事畢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其義矣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禮記郊特牲篇壹與之齊鄭注曰齊或爲醮是其例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注曰發猶致也父致酒以醮其子是謂發醮學者不知齊爲醮之假字而以齊戒說之誤矣

日月以明

樾謹按此當在四時以洽之上其文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洽星辰以行兩句一韻自此至終篇竝同今本在四時以洽之下則失其韻矣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萬物以倡

孔氏補注曰倡作也

樾謹按倡乃昌之假字言萬物以之昌大也荀子及史記均作萬物以昌可證孔注失之

聘射之禮廢禮察篇

樾謹按聘謂聘禮射謂射禮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進賢絀地於此乎在是天子之射禮亦所以御諸侯也故聘射之行惡矣今禮記經解篇作聘覲之禮廢疑後人不得其旨而臆改之非戴記之舊朝事篇曰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

其能功可證明此篇之義

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貉四夷

樾謹按上文云湯武置天下以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此文卽承上而言禽獸草木廣育以德澤育之也被蠻貉四夷以德澤被之也禽獸草木文在廣育之上蠻貉四夷文在被下正古書句法之變漢書上又增德字則文複矣孔氏廣森謂當於木字絕句讀云德澤洽禽獸草木句廣育被蠻貉四夷則變參差之文法而爲整齊且廣育與德澤虛實不倫而云廣育被蠻貉四夷義尤未安不可從也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樾謹按上文曰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故此文曰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子字與我字前後相對漢書上文無我以爲三字故此文亦無子字乃後人所刪也戴氏震校聚珍本以子爲衍字非是

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夏小正

孔氏補注曰傳意以此農爲農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脩君

耒

樾謹按如孔說則但云君之耒也於文已足何必曰亦有乎傳意蓋以經文不直曰農緯耒而必曰農緯厥耒厥者其也其者其農民也以此耒專屬農民知外此者更有君之耒矣用民之耒見君之耒故曰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孔氏未達此旨幷以經文農爲農官失之

寒日滌

王氏引之曰偏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

樾謹按以寒日二字連讀誠失之矣謂日字當作曰亦非也此當以日滌二字連讀寒日滌者言寒氣日以滌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蓋今日變而煖明日又變而煖日日不同故不直曰寒滌而必曰寒日滌滌之義爲除周官條狼氏注曰滌除也變與除義固相近然傳必訓滌爲變者正見其日日不同耳改日爲曰則全失其義矣

緹縞

樾謹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上文梅杏杝桃則華先言梅杏杝桃而後言華此文實縞先言實而後言縞猶下文剝棗栗零正古人文法之錯綜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此曲爲之說未必經有此意如春秋經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蓋作傳之體例如此非經意也縞字從系遂竝是字而亦誤從系於是莫知其爲實之假字矣爾雅曰蒿侯莎其實媞此猶下文貍子肇肆傳曰肆遂也而爾雅曰貍子肇蓋由夏至周歷年既久古語沿襲遂爲定名必執以說此經則不可通矣

初俊羔助厥母粥

樾謹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耒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自啟蟄至隕麋角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卽論文義亦似未安疑此經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蓋上經云往耨黍初禪此經曰俊羔助厥母粥因初禪二字傳寫誤倒遂於往耨黍禪爲句而其義不可通矣今正初禪二字爲句謂往耨黍者始著單衣故傳曰禪單也文義甚明此文云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云云傳義竝不及初字可知初字當在上文而不在本文矣

鴳則鳴鴳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孔氏補注曰辜略也不曰鳴鴳而曰鴳則鳴是不略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

樾謹按如孔說當曰其不辜之記時也於文方足今但曰時也文不成義矣仍當從舊讀以其不辜之時也六字爲句辜讀作固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古或以辜爲之故漢書律厤志注引孟康曰辜必也不辜猶言不必詩七月篇七月鳴鴳是鴳之鳴盛於七月今方五月鴳或鳴或不鳴故曰其不辜之時也猶言其不可必之時也又曰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此解經文則字之義凡言則者急辭也於不可必之時而卽記之所謂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洪氏震煊夏小正疏義曰主古文作丶說文云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

樾謹按九月非出火之時故訓主爲絕止然古書言主者皆是主領之義洪說恐非傳意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此自周制如此小正於三月無出火之文然則於九月安得有絕止出火之事未可據周制以說夏制矣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疑此傳所謂以時縱火者卽伐薪爲炭之事是故九月言出火猶三月言頒冰頒冰於三月爲暑備也出火於九月爲寒備也言各有當執一以求之轉近于迂曲矣

黑鳥浴

樾謹按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於義殊不可曉浴疑當作俗字之誤也說文人部俗習也黑鳥俗猶黑鳥習也俗習雙聲此俗字卽讀爲習猶集就雙聲而集字卽可讀爲就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爲韻是也戎汝雙聲而戎字卽可讀爲汝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爲韻是也古書用字往往有此說文習部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後人不知俗之卽爲習而臆改爲浴則不可通矣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樾謹按戴氏震謂此八字應爲小正元文孔氏廣森作補注
卽用戴說升此八字爲經然與小正一經文法實不相似疑
戴說未爲得也戴氏之意直以此傳解經嗇人不從而此八
字於嗇人不從之意絕遠故決其非傳文今按上文云不從
者弗行是嗇人不從業已解訖又云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則
又統解上經也經云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此三經本爲一
事故傳既每句解訖又申說狩義於後按管子五行篇令民
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
十有一月王狩正於天地閉藏之時舉行狩禮故傳曰於是
月也萬物不通學者不知此八字爲申說狩義於是異義橫
生誤傳爲經矣桓四年公羊傳春正月公狩於郎何休注曰

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
萌芽非所以養微其說與小正不同蓋小正以十一月爲萬
物不通之月故可以狩而公羊家以十一月爲鳥獸懷任草
木萌芽之月故不可以狩師說相傳各執一說然而此傳之
義則轉可因以見矣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 保傅

樾謹按孝悌二字平列閑博二字亦平列其下云不博古之
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然則博者博通典傳閑者閑習威儀
以後證前可知閑博二字之義漢書賈誼傳賈子新書並作
博聞乃涉下博聞强記而誤王氏經義述聞反以閑博爲誤
失之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

盧辯注曰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

樾謹按攘字漢書及新書均作媿然此二句以長攘爲韻下二句以成性爲韻皆有韻之文若作媿字失其韻矣僖四年公羊傳攘夷狄何休注曰攘卻也然則不攘者不卻也故盧以能受解之至以勞字解切字未聞其義疑大戴記原文作勤而不攘故注以爲雖勞能受今作切者字之誤也後漢書桓郁傳引禮記曰習與知長則切而不勤此勤字乃大戴之原文後人竄改失其本眞而其迹幸未盡泯尙可考見也

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盧注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

樾謹按未有所知之時不得謂之未疑盧注非也心未疑者心未定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是其義

簡聞小誦

樾謹按小當作少簡聞者聞之簡而不詳也少誦者誦之少而不多也古字少小通用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曰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曰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十四年左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也並其證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盧注曰宴室郟室次宴寢也

樾謹按宴室當從新書作蓐室爾雅釋宮陝而脩曲曰樓蓐

卽樓之假字故盧注以郟室解之郟卽陝也蓼宴字形相似又涉注文宴寢而誤耳若經文是宴室則當爲宴寢之室盧何知其爲郟室乎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盧注曰諸記多爲唐睢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爲鄢或云鄢陵君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睢之力

秦破韓滅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睢之力

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睢竝寫傳之誤戰國策曰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是其事矣獨上元本有不字

樾謹按史記魏世家齊楚攻魏而秦救不至魏人有虐睢年九十餘矣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此事在魏安釐王二十年之前而其人已九十餘歲至國策所載安陵君使唐睢於秦有韓魏滅亡之語則在始皇二十二年之後相距又三十餘年計其人已一百數十歲矣非必一人乃國策之誤當以此記周瞻爲正又按國人獨立甚爲無義疑大戴原文作安陵任周瞻而國以獨立國以獨存也以字缺壞止存右畔人字遂作國人獨立矣學者疑國人獨立似非美談遂於獨上妄增不字與注所謂獨以五十里國存者不合不足據也

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曾子立事

孔氏補注曰不引人以自解

樾謹按經文止曰不以援人若如孔注則經文爲不備矣方

言曰爰恚也 援與爰通不以援人者不以恚人也小人恥己之不能因而忌人之能君子不然故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也援字得有恚義者蓋援慍雙聲說文火部煖溫也慍謂之援猶溫謂之煖矣

成人之美

樾謹按上文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此云成人之美與上三句不一律據羣書治要成人上有而字疑大戴原文作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古人之辭凡兩事連及者每用而字昭三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是也今試連上文讀之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則文法一律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皆以改過爲言與成人之美無涉益知此文之當作惡字不當作美字矣後人不知此句本蒙不字爲義改爲成人之美傳寫者遂並而字節去阮氏元曾子注釋據羣書治要增而字然未知美字爲惡字之誤於義猶未得也

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

盧注曰愼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愼

樾謹按盧說未了疑有錯誤孔氏補注曰豫謂未來而推度之也愼古通以爲順字順猶遂也事已往者無所繫戀不必期於遂成之此說不豫之義視盧注爲長至破愼爲順又訓

爲遂義亦迂曲今按禮記儒行篇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文與此同此文愼字疑卽悔字之誤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注曰悔咎然則往者不悔言不追咎也蓋不推度未來不追咎已往皆與人相接忠厚之道故下文曰亦可謂忠矣

衆信弗主

盧注曰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

檄謹按信乃言字之誤衆言弗主與上文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下文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文法一律盧注僉議所同正釋衆言之義今作信者卽涉下文人言不信不和句而誤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檄謹按下文云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據此則本文好多二字亦當作多言蓋傳寫奪言字又誤衍好字耳

亟達而無守

盧注曰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

孔氏補注曰亟急也急於求通達

檄謹按盧訓亟爲數數亦急也上文云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曰數猶促速此古人以數爲急之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孔氏補注曰當申明數字之義以存古訓不必改訓爲急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氏補注曰篤難甚難也

樾謹按篤難二字甚爲不辭孔注非也而字疑不字之誤隸書不字或作丕司農劉夫人碑非禮丕行是也其形與而字相似論語雍也篇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引矦氏說曰而字疑爲不字此經本作巧言令色能小行不篤能而古通用謂巧言令色而小行不篤也故曰難於仁矣上文語句竝用而字此句用能字能而互用與哀公問五義篇口不能道善言志而不邑邑一律學者不知能字之卽爲而字宜皆不得其解矣

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

國也

孔氏補注曰所予之予當爲與賜與之與當爲予寫者互之

阮氏元曾子注釋曰二字古人每通非誤

樾謹按所與字實當作予予字篆作𠂤其上之𠂤乃古文環字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予字從古文環會意乃古黨與字也此文言所予從政正其本義也賜予字實當作與與字從舁從与舁而与之乃古取予字也此文言賜予其宮室正其本義也予與同聲古每通用遂各失其本義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孔氏以爲誤固非阮氏以爲通抑猶未得古字古義幸而僅存故特表而出之

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曾子本孝

盧注曰分地任力致甘美

檄謹按以力惡食義不可通疑本作以任善食言各以力之所任甘美其食以養父母也盧注分地任力致甘美正釋以任善食之義今任善二字誤在下句之上其文曰任善不敢臣三德甚爲無義盧注又無解可知任善二字不當在下句也葢由此句本作以任善食傳寫奪之而補於句末遂誤置下句之首此文力惡二字則後人竄入非盧所見之舊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曾子立孝

檄謹按德州盧氏見曾本謂兩人字皆入字之誤孔氏補注本徑改爲入戴氏震校本又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其實諸說皆非也上文雖有致敬而不忠則不

人也及敬以入其忠二語然是曾子之言不得與孔子之言幷爲一談此兩人字仍當依本字讀之人與仁通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可人也猶言可含忍也親之過小者也不可人也猶言不可含忍也親之過小者則任其過親之過大吾則辭其罪下文引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任過之謂也又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辭罪之謂也禮記表記篇故仁者之過易辭也鄭注曰辭猶解說也吾辭其罪者解說其罪也然非以空言解說而已必也夙興夜寐不敢少息而後可以無忝所生故曰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不自舍猶不自息釋夙興夜寐之義也不恥其親釋無忝所生之義也葢任過

易而辭罪難任過者任之已耳辭罪者必有以辭之非進德修業安能貽父母令名乎自來說此經者不達可人不可人之旨故所說多失其解

言必齊色曾子事父母

盧注曰嚴敬其色

樾謹按言必齊色者言必正色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其義也盧但訓爲嚴敬於義未盡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曾子制言

樾謹按此當於行之絕句誥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明與孟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孟勉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謂執仁與義而勉行之此明字卽讀如孟勉之孟羣書治要作執仁與義而不聞此由不知明字之義而臆改之不可從也未篤故也二句乃古人文法上下互見之妙蓋謂其莫之聞也由於未篤之故篤則胡爲其莫之聞也猶上文曰天下無道故句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天下無道上亦有省文言所以得免者天下無道故也盧氏讀天下無道故若爲句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使之爲夫人則否

盧注曰夫人行無禮也

樾謹按盧注未明淮南子本經篇夫人相樂高注曰夫人衆

人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然則夫人者外之之辭蓋言他人也爲字讀如論語爲衞君乎之爲鄭注曰爲猶助也使之爲夫人則否言使之助他人則否也此節本論君子爲弟之道此句卽外禦其侮之意

行無據旅

盧注曰守直道無所私

樾謹按據旅猶旅距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從巨聲據從虡聲雨聲相近說文酉部醵或作酅是其證也故距字可通作據彼言旅距此言據旅語有到順耳凡雙聲疊韻之字往往如此行無據旅卽行無

旅距蓋言其行之無所違也盧注尚未達古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盧注曰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

樾謹按盧注於義未得阮氏曾子注釋謂此句及上文使之爲夫人則否兩夫字竝老字之譌尤爲不安此文曰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與上文各自成義初不相蒙安得謂皆老字之譌乎汪氏中大戴正誤引朱氏筠說謂杖乃材之譌此說得之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曾子子思竝述孔門之緒論故辭旨相近上文近市無賈三句盧注均失其解今按近市無賈言雖近市而無商賈之心也在田無野言雖在田而無鄙野之態也

行無據旅說已見前矣人能如此其材之美可知故曰苟若
此則夫材可因篤焉言可因而篤之也隸書材字或作材形
與杖似因譌爲杖而義不可通矣

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
雖獨也吾弗親也

樾謹按其功守之義五字乃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孔本阮本
已訂正矣有知之至吾弗親也二十六字當在下文故君子
無悒悒於貧之上其文曰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
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
吾弗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
今誤移在前則有知有說兩文不得以類相從矣蓋因下文

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亦有故君子三字致成此誤先儒未
及訂正

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

樾謹按比說二字義不可曉疑比說乃宛言二字之誤句上
又奪不字直行而取禮不宛言而取友二句反覆相明下文
曰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是其
證也直行而取禮則直言可知矣不宛言而取友則不屈行
可知矣其義蓋互見也宛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上文不比
譽而誤作比言字卽說字左旁又涉下文有說我而誤作說
學者又不知此兩句反覆相明遂刪去不字非大戴之舊矣
意亦忽不可得見與武王踐阼

盧注曰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㥯謹按爾雅釋詁忽滅盡也是忽與滅同義故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不可得見言滅沒不可得見非忽然之謂

安樂必敬

㥯謹按此與下文前右端之銘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一反一側尒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通爲一韻敬字乃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安樂必苟言雖處安樂而必自急敕也學者多見敬鮮見苟因加攴作敬耳廣雅釋詁亟敬也亟與苟古字通故爾雅釋詁亟疾之亟釋文曰字又作苟然則苟之與敬義自可通但作敬則失其韻矣下文尒不可不志今本誤作亦不可以忘王氏引之已訂正惟未正敬字之誤故於韻仍未盡得耳

食自杖食自杖

盧注曰無求醉飽自杖而已

㥯謹按自杖之義與食不合下文無斁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孔氏補注曰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從枝字然則此文兩杖字疑亦枝字之譌枝與支通保傅篇燕支地計衆注曰支猶計也食自杖者每食必自計度不過於醉飽也又按下文矛之銘曰造矛造矛盧注曰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此文亦是重言而盧不注疑其所見本作飲自枝食自枝益觴所以飲豆所以食也若重言食而不及飲則與觴

無與矣卽盧注醉飽二字知經文必以飲食竝言可據以訂正

戒之憍憍則逃

樾謹按此兩句乃上履屨之銘誤移在此者也盖屨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觴豆之銘曰飲自枝食自枝以飲食竝言其義已足今誤移戒之憍兩句於食自枝之下則文義不倫矣此兩句盧氏無注疑其所見本無此兩句也

夫子之門盖三就焉 衛將軍文子

盧注曰大成次成小成也

樾謹按禮記學記篇但有大成小成而無次成之說盧氏此注殊爲無稽三就者三市也周官典瑞職繅藉五采五就鄭司農云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然則三就是三市明矣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三襏規之三襏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襏亦卽三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襏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襏市也是其證也此經言三就說苑言三襏其義竝爲三市盖古有此語夫子之門三就言其多也家語弟子行篇作盖有三千就焉此乃王肅不達古語而臆改或欲據以增入戴記謬矣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樾謹按故國一逢有德之君至以御于天子二十一字當在孔子說之以詩之上其文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

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以申之下文說冉雍之行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彼文以告之三字卽繫詩詞之後則此文以申之三字亦宜繫詩詞之後今羼入此數語則文義不屬矣

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

盧注曰陳謂陳其德教

樾謹按陳古文作陣與伸字相似此文兩陳字皆伸字之誤也伸與信通師古注漢書每云信讀曰申是其證也君伸則進不伸則行而退謂君信己則進君不信己則退也盧以陳字釋之故義不可通矣

自設於隱栝之中

樾謹按設當讀爲敡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敡是設與敡古字通也爾雅釋詁敡和也自敡于隱栝之中謂自合於隱栝之中也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作自娛於檃栝之中蓋設譌作誤後人因改爲娛耳或反以娛字爲是失之甚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八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九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八　德清俞樾蔭甫著

大戴禮記二

闇昏忽之意 五帝德

王氏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樾謹按昏乃舀字之誤說文日部舀尚冥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舀爽閽昧此以闇舀連文義正相近古字舀忽通用漢書楊雄傳贊時人皆舀之舀卽忽也大戴原文本作闇舀之意家語作闇忽之意文異而義同舀誤爲昏學者據家語校正作忽而傳寫兩存之遂爲闇昏忽矣王氏以昏字爲盧注之

誤入正文者非是

東至于蟠木

孔氏補注曰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駰謂蟠木卽此也

樾謹按蟠木卽槫木也淮南時則篇槫木之地高注曰槫木槫桑呂氏春秋求人篇禹東至槫木之地此云東至於蟠木文與彼同蟠與槫一聲之轉耳荀子富國篇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槫木猶盤石竝取盤薄之義文選海賦注引聲類曰磐大石也說文無磐字而有槫字實皆後出之字以其言石故字從石以其言木故字從木耳此作蟠者蟠與盤通槫木字通作蟠猶磐石字通作盤也東方者春盛德在木故有盤薄之大木必以度索桃樹實之鑿矣

其服也士

孔氏補注曰服士之服尙質儉也

樾謹按天子與士不得同服孔說非也士當讀爲事上句云其動也時言順其時也此句云其服也事言順其事也祭祀軍旅田獵之類各有當服之服服從其事是謂其服也事士與事通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作雖執鞭之事荀子致仕篇然後士其稱賞而還與之楊注曰士當爲事詩蹇篇東山篇祈父篇桓篇毛傳竝曰士事也是士與事聲近義通之證

南撫交趾大敎

孔氏補注曰大大人汪芒氏之國也敎敎民也其爲人黑山海經有焉

樾謹按大敎卽大交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然則大交爲南方之地猶柳谷爲西方之地幽都爲北方之地也此作大敎者敎與交聲近孟子滕文公篇校者敎也交之爲敎猶校之爲敎矣孔氏以大人敎民釋之非是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女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帝繫

王氏引之曰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衞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樾謹按上文有是爲帝嚳是爲帝堯諸是字下文有是爲昆吾是爲參胡諸是字本篇是字十一見竝不假氏爲之何以是產之是必假氏爲之乎王說非也此仍當以氏字上讀謂之嫘祖氏與下文謂之昌濮氏謂之女祿氏謂之高緺氏謂之女隤氏句法一律蓋古人自有此稱若從王說以氏字下讀則下文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皆不言其所產此二氏字將何屬乎可知其非矣下文昆吾者衞氏也六氏字戴氏震亦疑其不可通謂當從世本作是孔氏補注曰氏是也今按此文所稱衞氏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猶上文言西陵氏蜀山氏也西陵蜀山皆國名而以氏稱之然則韓衞之屬亦皆國名豈不

可以氏稱乎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孔注曰氏語詞誠如此解則篇中諸氏字皆可通矣不必改讀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樾謹按此本作皆而有天下而能古通用皆而有天下者言皆能有天下也後人不達而字之義誤移之皆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禮記檀弓及詩生民篇正義引此文竝刪去而字矣

失言勿踦子張問入官

盧注曰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途以成之

樾謹按失言勿邪義不可通盧說非也踦當爲倚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是踦與倚古字通說文人部倚依也老子禍兮福所倚注曰倚因也然則倚有因依之義謂過失之言勿更因依之以爲說也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樾謹按此數字當讀如范宣子親數之朝之數忿怒而數責人過此獄之所由生也盧校云數疑敖字之誤孔補注云數音促數之數均未得其旨

量之無狡民之辭

盧注曰狡害也恆言無害也

樾謹按狡當讀爲校校之言校量也上文曰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此文曰量之無狡民之辭三句文義一律臨之則似乎抗之矣而無抗民之志勝之則似乎犯之矣而無犯民之志

而無犯民之言量之則似乎校之矣而無校民之辭所以身安譽至也盧注未得

調悅者情之道也

盧注曰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

樾謹按如盧注必增出治字於義方足殆非也道當爲首上句曰躬行者政之始也此句曰調悅者情之首也兩句一律言政以躬行爲始情以調悅爲首也古字首與道通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並古人假道爲首之證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盧注曰服事也汙濫也

樾謹按事汙之語不可通服當爲僕聲之誤也上文曰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文曰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僕汙矣正承上文而言盧據誤本作注失于訂正

司會均入以爲輔 盛德

樾謹按均入二字盧注無解其義亦不可曉疑均入當作均人字之誤也天官之司會主天下之大計地官之均人主平土地之方政其職竝重故竝言之

以之禮則國定

孔氏補注曰按下文貧則飭司空此爲對文似定當作富字形之誤也

樾謹按定與當雖皆從尚然字形絕不相似無緣致誤定疑當爲足此云以之禮則國足故下文云貧則飭司空也必謂貧宜與富對失之拘矣

以財投長曰貸

樾謹按貸字義不可通乃貨字之誤尚書呂刑說五過之疵有曰惟貨者卽此是矣上文曰利辭以亂屬曰讒讒之與貨古人竝戒之中庸去讒賤貨是也貨貸形似因而致誤或謂貸讀爲慝古書雖多以讒慝竝言然與以財投長之義不合不可從也

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敎者

孔氏補注曰追窮捕之也

樾謹按周官追師職鄭注曰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賈疏云引詩追琢其璋者證追是治玉后之名葢治玉后謂之追故追有治義追國民之不率上敎謂治其不率者也孔以窮捕釋之非是

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四代

孔氏補注曰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

樾謹按知猶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此文以知與聞對猶以見與聞對所知者謂近者也所聞者謂遠者也立知而以觀聞猶言立近而以觀遠孔氏未得其義

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

樾謹按庶虞二字不當曼曼者衍文也於時鷄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興卽謂鷄也鷄夜而伏晨而興故曰三號以興也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曼當據以訂正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氏補注曰不久無恆也

樾謹按無恆之義與願富不屬孔說非也久當讀爲灾說文宀部灾貧病也廣雅釋詁灾貧也是灾有貧義故與富爲對文詩召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曰疚字或作灾是其證也願富不疚謂願常富而不貧也昔有虞戴德何以虞戴德

孔氏補注曰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

樾謹按此言有虞之戴德非言民戴有虞之德也孔注誤矣戴當讀爲載古字通用詩絲衣篇載弁俅俅爾雅釋言注引作戴弁俅俅禮記郊特牲篇載冕璪釋文曰載本亦作戴並其證也載德何以與四代篇載事何以文法一律孔氏彼注曰載行也載德何以亦謂行德何以也下文曰深慮何及高舉安處竝以舜言不以民言可知孔注之非矣

有臣不事君必刃

孔氏補注曰刃殺也

樾謹按訓刃爲殺於義未安刃當爲忍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本釋文竝曰忍本作刃蓋忍從刃

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卽以刃爲之必刃卽必忍所謂人將忍君也上文云有子不事父不順此云有臣不事君必忍不順與必忍語有輕重而大意略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殺則與上句不倫矣

堅物

樾謹按堅乃畫字之誤物者射時所立處也畫物卽大射儀所謂若丹若墨度物而午者也字誤爲堅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又改爲竪物畫于地非竪立于地也安得言竪歟孔氏補注從楊氏作竪遂訓物爲獲旌按鄉射記旌各以其物鄭注曰祿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此文言天子射宮之事不當建物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 誥志

樾謹按以此當作此以于乘篇曰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與此篇文同今作以此者傳寫誤到之耳楊氏大訓本不誤可據以訂正

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

孔氏補注曰如而也君統民而能怨大夫撫私臣如也

在國

樾謹按孔以下而字爲如字是也以上如字爲而字非也上如字乃本字下而字爲如之假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正與此同怨當爲帑字之誤也禮記中庸篇樂爾妻帑鄭注曰古者謂子孫

曰帑統民如帑猶言愛民如子也帑誤作恕因幷如字之解而失之且與下句義不一律矣

川谷不處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云川澤不竭此文云川谷不虛虛與竭同義淮南子說林篇川竭而谷虛高注曰虛無水也是其義也虛處形近因而致誤荀子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虛乃處字之誤楊注讀爲居非也此虛字誤爲處彼處字誤爲虛正可互證

雒出服

孔氏補注曰服馬也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恆出馬雒恆出龜故於雒言服亦互見之

樾謹按孔注乃曲說也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義亦未安今按服從艮艮從卩卩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之義呂氏春秋樂成篇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也今誤於法下衍服字義不可通辯見諸子平議此云雒出服猶云雒出法也漢書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卽雒出法之義說者不知服之爲法故失其解矣

其老觀其意憲愼 文王官人

孔氏補注曰憲法也學記曰發慮憲

樾謹按學記以發慮憲求善良爲對文良猶善也則憲猶慮也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故義與慮同此云其意憲愼者

言其意思愼也周書官人篇曰其老者觀其思愼可證此文意憲之義若訓憲爲法則兩字不倫矣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淺

樾謹按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此之謂觀誠也之上志殷如淺句上當有其字說詳周書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

樾謹按知字當在變易之上知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此經云喜怒以物而知變易煩亂之而志不裕知志互用正與彼同彼志猶知也此知猶志也學者不解知字之義誤移於變易之下則義不可通周書官人篇作喜怒以物而心變易心亦猶志也以周書句法證之可見此文之誤

執之以物而遫決

樾謹按執之以物義不可通執當爲慹漢書陳萬年傳豪彊執服師古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怖也怖即今怖字慹之以物猶怖之以物與下句驚之以卒文義一律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慮注曰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

樾謹按盧讀中字絕句是也惟故字尚未得其解故與固通史記魯周公世家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儀禮士昏禮記某固敬具以須白虎通嫁娶篇作某故敬具以須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作故天縱之將聖並其證

也漢書楊雄傳師古注曰固閉也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是固與閉同義雖欲固之中猶言雖欲閉之中也周書官人篇故作改乃字之誤朱氏右曾作周書集訓遂讀雖欲改之爲句中色弗聽爲句中色二字於義難通矣

小讓而好大事

樾謹按事當作爭玉篇受部爭下有古文爭小讓而好大事卽小讓而好大爭也周書作小讓而爭大是其證學者鮮見爭字因改爲事耳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

樾謹按此當作白分其名以私其身白非黑白之白乃自字也說文白部曰白此亦自字也百字從白古文作百從自是白自同字白分其名卽自分其名學者不識白字而誤移之分字之下失之矣周書作自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而正作自字可以爲證

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盧注曰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

樾謹按而交當作不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不交正注所謂知其賢而不與交也若如今本則與注義不合矣而不形彼往往致誤說見曾子立事篇

徵忽之言

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

樾謹按忽亦微也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是忽乃一絲之名物之至微者字亦作總廣雅釋詁曰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即忽也漢書律志厤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二字一義盧注失之

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

樾謹按以觀九用之下卽當繼以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云云於文方合如下文九用有徵乃任七屬卽繼以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云云是其例也九用既立四字當在下文此之謂九用也之下傳寫者誤移于此則文氣隔絕矣

脯醢陳于房中諸侯遷廟

盧注曰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

汪氏中大戴禮記正誤房東房也喜孫按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樾謹按盧氏以此經言諸侯之禮故以房爲西房又申說之曰諸侯左右房也正見其與他經言士大夫之禮不同若作東房則無庸申說矣荀子正論篇曰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注曰薦謂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然則脯醢當在西房古書自有明文足證戴氏汪氏改西爲東之謬

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樾謹按告事畢下文有奪誤當作君曰諸乃擇日而祭焉下

篇諸侯釁廟禮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卽其例也今本奪君字諾字而乃字又誤移曰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矣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 小辨

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齊同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濟下文曰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洪注曰濟成也然則學濟大道者學成大道也上下文義相應齊之與濟古字通耳不當以齊同釋之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盧注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孔氏補注曰爾雅卽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

樾謹按上文云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弦者循乎弦也則爾雅者爾乎雅也不得以爾雅爲書名孔說非也盧注謂依乎雅頌則是觀樂辨風之事而非觀古辨言之事矣其說亦未盡得今按雅之言故也史記高帝本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故也漢書張禹傳忽忘雅素是雅與素同素亦猶故也方言舊書雅記是雅與舊同舊亦猶故也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爾雅以觀於古蓋卽此義謂欲觀於古者當依乎故以求之也若謂依乎雅頌失其義矣至爾雅一書其名義卽取之此爾雅猶言近古也釋名釋典藝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

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恐非古人命名之旨

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樾謹按君其習三字當在禮樂之上其文曰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傳寫者奪君其習三字而誤補之其字之下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遂於禮樂上加行字以足其句而孔本從之誤也

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用兵

盧注曰任童幼之人使專政

樾謹按上文已言疏遠國老幼色是與矣彼對國老言此對禮樂言則兩幼字文同義異且童幼之人亦不得謂之幼風盧注非也洪氏三朝記注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卽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也今按洪說得之矣而有未盡者幼當讀爲幽詁志篇曰幽幼也史記麻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也是故幼眇卽幽眇也幽眇之風也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曰風聲文六年左傳樹之風聲是也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己篇吹壎篪之風猶言壎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餘聲昔堯取人以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

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少閒

盧注曰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

樾謹按據注則四代上無此字自堯至文謂之四代者蓋堯舜合爲一代也孔子刪書而堯典舜典同謂之虞書是其證矣盧說不了所引或說以四代上屬更失其讀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

盧注曰汙窪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

孔氏補注曰察之字從宀土察蓋窟室之屬與

樾謹按盧說固非孔說更爲無據疑土察二字不連上讀作宮室高臺汙池其文已足土察當爲土蔡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芥卽丰字因丰讀如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假用從艸之芥耳此文言土察猶彼文言土芥也察者蔡之假字猶芥者丰之假字也疑大戴原文本作以民爲土蔡猶云以民爲土芥也以民爲三字傳寫偶奪而校補者誤著之土察二字之下則文不成義遂據下文說紂事有以爲民虐之文臆增虐字不知以爲民虐文義可通土察以民爲虐文義不可通卽此知非戴記原文矣

以客事天子

盧注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樾謹按據盧注則客乃容字之誤盧注忍而臣之蓋取容忍之義洪氏頤煊謂客當作窓窓敬也於義雖通然恐非盧氏

所見之舊

水土未絪

盧注曰絪猶氛韓詩外傳陰陽相勝氛祲絪氳也

樾謹按盧說迂曲殆非也絪當讀爲堙說文土部堙塞也尚書曰鯀堙洪水字亦作堙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國語周語墮高堙卑杜韋注竝曰堙塞也此文段絪爲堙者絪從因聲與堙聲相近煙之或體作烟卽其例矣水土未堙謂水土猶未堙塞也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樾謹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之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成文玉白而血赤也山海經南山經俞者之山有木名白蓉可以血玉然則玉者本色血者染色古有此語故以爲對文耳實者自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闕之或衍句也自千乘以下七篇爲孔子三朝記傳寫奪誤視餘篇尤甚故學者多不能讀往往失其解矣

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朝事

樾謹按習字衍文也考其禮樂觀其德行相對成文不應有習字蓋涉下文而衍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

樾謹按習立禮樂當作習其禮樂與上文考其禮樂文義一律其字古文作亓見玉篇後人不識古文因誤加一畫於下

而成立字矣王氏念孫竟以立爲衍文非是

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脩

樾謹按謂之卽爲之也謂爲古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孔氏從高安本竟改作爲義則是而古字亡矣少閒篇何謂其不同也何謂卽何爲也孔氏亦從俗本作爲失與此同

德州盧氏本尙未誤

歸脹以教諸侯之福

樾謹按教當作效字之誤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脹所以致福於諸侯故曰以效諸侯之福也周禮大行人職作以交諸侯之福交亦當爲效

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樾謹按汪氏中大戴記正誤作致禬非也此字實當作會周禮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賈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合注疏以觀之則鄭孔所據經文作會不作禬可知矣因會禮連文禮字從示遂竝會字而亦誤從示於是大行人職之致會小行人職之犒會竝誤爲禬矣說詳周禮此記致會正其本字下文云師役則令槁禬之會字從示後人據周禮改之也汪氏以不

誤爲誤失之矣

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戴氏震東原集曰以其算告投壺

樾謹按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此記曰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其字指勝者而言然則其算卽勝黨之算所謂賢獲是也禮記投壺篇誤作遂以奇算告此乃小戴之誤文說詳禮記而袁氏本遂據以改大戴夫旣以奇算告何以所告之辭又曰賢若干純乎且使勝黨之算有純而無奇則將何執乎可知袁本之非矣

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

樾謹按下文云矢以栝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與此文義涉兩歧孔氏云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然室中與堂上庭下矢有長短而圓徑不異禮記投壺篇鄭注曰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有八分者然則孔說非也今按下文言矢大七分而此文不云矢大八分則非謂圓徑可知矣八分當作八勿字之誤也勿讀爲物古字通用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其證也矢八物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猶周官豪人所謂矢八物皆三等也賈疏曰蓋據長

短爲三等法此文七扶九扶亦是據長短爲三等三等之義既同八物之義亦當不異卽司弓矢之八矢曰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恆矢痺矢者是也葢投壺本與射同故矢之制亦如之而有八物八物之名雖不必竟與司弓矢之八矢合要亦略近之矣古文假勿爲物而勿又誤作分遂使古制不傳惜哉

天子擬焉 公冠

孔氏補注曰天盧本作太以下注推之近是

樾謹按下文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注云重言太子也盧氏誤以爲諸侯之太子與庶子故解自爲主曰主侯自主之此大不然據上文公冠自爲主自字指冠者而言之然則此云自爲主文與彼同亦指冠者而言之明矣若從盧說則是冠者之父也冠者之父爲主豈可云自爲主乎說苑修文篇所載無此句而有云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今按兩文相輔其義方足彼明言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則知天子之太子庶子冠王不爲主矣疑此文當云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如此則於義爲備而文亦明白矣傳寫偶闕耳

齊於時

樾謹按小辨篇曰社稷之主愛日齊時與愛日同義王肅家語注訓齊爲愛是也以爲不奪民時則失其旨矣

推遠稚兒之幼志

盧注曰兒猶弱也

樾謹按兒當爲鯢蓋壞字也爾雅釋獸兔子嫵郭注曰俗呼兔需聲兒之小者謂之鯢猶人之稚者謂之孺也此云推遠稚鯢之幼志蓋假鯢爲孺耳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志載此辭云推遠沖孺之幼志字正作孺可證合於八十也本命

樾謹按上文合於三也不言三十合於五也不言五十皆因此文有十字而省也古書自有此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兩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兩句皆不言畝竝其例也孔氏本作合於八也刪去十字蓋未達古書之義例亦足見古書之難于輕改矣

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

盧注曰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每變不同也

樾謹按盧訓機爲危文不成義矣機當作幾古書每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

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曰幾爲知計哉楊倞注曰幾讀爲豈史記黥布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竝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猶曰豈其文之變耶古書也耶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靡異耶也弗殊是也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辭豈其文之變耶其文變也文義正相應因假幾爲豈段也爲耶而幾字又從木作機於是其義雖通孔氏遂疑其文變也四字爲衍文矣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

樾謹按及卽終字之誤說文終古文作㚔隸變作夂與及字相似學者鮮見夂字因臆改爲及耳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樾謹按去字衍文也上文說婦有七去故曰不順父母去此申說七去之義則但曰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不必更有去字矣下文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其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竝無去字可證此去字之衍

是故堅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易本命

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沙土養薄乃細

王氏念孫曰此當依淮南子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堅土弱土相對肥與剛則不相對而轉與虛土之人大其義相混矣疑肥字乃胞字之誤廣雅釋詁脆弱也胞卽脆之俗體弱土之人胞與堅土之人剛正相對成文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王氏謂柔字爲王肅所改然惟本是胞字故肅改作柔若本是肥字肅何以得柔字易之乎

食桑者有絲而蛾

樾謹按桑字當從淮南子作葉凡食葉之蟲無不有絲而蛾非獨蠶也此句所包者衆若作食桑者則專以蠶言矣

食穀者智惠而巧

樾謹按既言智惠不必更言巧矣巧當作天聲之誤也食穀者智惠而天與下句食氣者神明而壽相對淮南子正作天

當據以訂正

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盧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樾謹按美字乃筴字之誤當讀云此乾坤之筴句類禽獸萬物之數也句筴與美形似因而致誤當據盧注訂正類禽獸三字疑亦衍文故盧無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九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先謙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九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一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曲禮

鄭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樾謹按取當讀爲趣釋名釋言語曰取趣也是取與趣聲近義通莊子齊物論篇趣舍不同趣舍也字亦通作趨史記伯夷傳趨舍有時趨舍亦卽取舍也漢書藝文志荀趨省易師古注曰趨讀曰趣謂趣向之也然則取於人者爲人所趣向也取人者趣向人也此卽王前士前之意釋文出取於字曰舊七樹反爲趣就師求道也舊讀正得其字但以就

師求道爲言則義轉隘矣

食饗不爲槩

注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檛謹按不爲槩與下句不爲尸一律鄭以槩量說之非也不爲槩者不爲主也廣雅釋詁曰概主也概與槩古字通用定四年左傳吳夫槩史記項羽紀正義作夫概是其證也父母在則食饗賓客不敢爲主廣雅概訓爲主疑本禮家之舊說矣

孝子不服闇

注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檛謹按鄭訓服爲事雖亦古訓然不事闇之義甚爲迂曲殆非也服當讀爲伏周易繫辭傳釋文曰伏服也是服與伏聲近義通文選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誰謂伏事淺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檀弓篇扶服救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伏卽扶服也又十二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卽蒲伏也竝服伏通用之證不服闇者不伏闇也謂不潛伏於闇冥之中也與下句不登危文義一律危言不登闇言不伏正古人用字之審若以本字讀之失之矣

毋勦說

注曰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樾謹按此勤字卽說文刀部曰勤絕也夏書曰天用勤絕其命今甘誓正作勤絕然則勤者古文勤者或體也毋勤說毋雷同皆承上文正爾容聽必恭而言長者有言當敬聽之若不待其言之畢而橫發議論以絕斷之是爲勤說或從而附和之是爲雷同二者均所當戒也鄭訓爲擊於義未得又按此勤字當從刀曹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勤說鄭注云勤由擊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勤從力而勤從刀明矣其說甚是錢氏大昕因說文有勤無勤謂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指然說文力部勤勞也施之於此其可通乎凡經典中字說文所無者多矣學者當求其字義之通不當徒取其字形之合也

遊毋倨

正義曰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樾謹按自此以下所戒各事皆是爲其不敬也如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之類末一字皆與上一字文義相應此云毋倨則凡事皆不可倨慢何獨於遊戒之乎正義所說殆非經旨也今按倨當讀爲踞謂雖遊戲之時不可蹲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二十七年傳曰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同一事而前言踞後言游可知游者多蹲踞也故記人因以爲戒耳倨牀亦是假倨爲踞也

毋放飯毋流歠

注曰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歡嫌欲疾

樾謹按放與流同義說文方部敫光景流也從白從放是放有流義故敫字從之也尚書堯典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自古然矣放飯流歡蓋自古語故孟子盡心篇亦有此言若從鄭注則兩句意義不倫矣放飯者放散其所飯也流歡者流離其所歡也人或恣情飲食不知檢制放散流離狼戾滿案其可厭惡莫甚于此故記人以爲戒耳

爲大夫累之

注曰累倮也謂不巾覆也

樾謹按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也何獨於大夫特言累之乎鄭義非矣累之猶解之也累與解本疊韻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也楊倞注謂嬰累解釋此未得其義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氏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累解與蟹螺一也古書雙聲疊韻之字皆兩字一義且其義存乎聲亦無一定讀者當各隨文解之然後其旨可見此文云爲大夫累之猶云爲大夫累解之蓋長言之曰累解短言之則曰解可也曰累亦可也後人不達古語斯不得其說矣

言不惰

注曰憂不在私好正義曰言不惰者惰訛不正之言

樾謹按惰當讀爲嫷說文女部南楚之外謂好曰嫷方言曰嫷美也郭注曰嫷言嫮嫷也字亦作嫷列子楊朱篇皆擇稚

齒婑媠者以盈之據說文媠乃惰之古文嗌古字通用也言不惰與行不翔一律皆不求美好之意正義以惰訛不正釋之於義未得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檮謹按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當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舉與古字通舉猶用也國語周語唯能釐舉嘉義韋注曰舉用也呂氏春秋遇合篇凡舉人之本分職篇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高注曰舉用也然則生舉來日者三日成服生者之事也用死之明日爲始是生舉來日也死舉往日者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用死之日爲始是死舉往日也

二名不偏諱

檮謹按偏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爲名全舉之則不可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若謂孔子不當言徵不當言在如足則吾能徵之矣及某在斯某在斯之類皆以母名而避之則不特諱其全並諱其偏矣故記人特明之曰二名不偏諱此於文義甚明自唐后經以下各本皆同而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乃曰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此臆說不足據唐律奏事犯諱條二名徧犯不坐此律即本于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偏犯

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者不坐是卽不偏諱之謂可證古本禮記作偏不作徧而毛氏引舊杭本柳文作二名不遍諱者未可據以說經矣顧氏千里禮記攷異已辨正毛氏之誤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反用毛氏說謂偏是而偏非何哉今就二字之義論之偏之言皆也言不偏諱則疑若二名止諱一字其一字可以不諱者偏之言單也言不偏諱則見二名固皆當諱然語言之間必不可避則或言上一字而不言下一字或言下一字而不言上一字可也此正禮經用字之密使從毛說改偏爲徧則幸有檀弓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足以證明其義不然鮮不諱二名止當諱一字臣子於君父二名者幾不知所當諱之爲何字矣一字之譌文

義縣絕段君無乃未之深思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曰質猶對也

樾謹按質有致音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竝其證也故古字質與致通用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此質至通用之證雖質君之前者雖至君之前也鄭訓爲對則但云雖質君足矣何必加之前二字乎

效駕

注曰白己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

故鄭云白已駕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曰效考也效駕者考驗其駕也此二字題目下文其下云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皆效駕之事也此節所記自將駕而已駕而效駕次弟秩然鄭君不知效駕二字爲記人題目之辭故失其解矣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曰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然則此記言步路馬者亦是謂習路馬也玉篇馬部駛益故切習馬今作步正義但以牽行釋之未盡其義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注曰世臣父時老臣

樾謹按上句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世婦非父時老婦則世臣亦非父時老臣矣古字世與大通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衞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是其證也世臣者大臣也亦猶世子者大子也蓋家臣中之最貴者非父時老臣之謂至世婦之稱義亦猶此以其卽次夫人之下故從尊大之名下文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正義曰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脩也似非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

樾謹按正義本亦無同姓二字今正義云天子同姓謂之伯

父者此同姓二字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下文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一本云天子同姓則所據本無同姓二字明矣蓋下既別言異姓其爲同姓自見乃古人屬辭之省也唐石經誤衍同姓二字而各本從之非鄭孔所據之舊矣

使者自稱曰某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正義曰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之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此又云使者自稱曰某故正義有與彼君語與彼臣民言之別然儀禮燕禮篇載公與客燕之禮有曰寡君君之私也君

無所辱賜於使臣臣敢辭又記載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是使者於主國之君亦稱臣或稱使臣無稱名之禮正義所說非也今按使者自稱曰某與上文本不相蒙乃通言凡爲人使之禮上篇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正義曰使某者使自稱名也此卽使者自稱曰某之塙證儀禮昏禮記昏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曰某也使名也又納吉曰使某也敢告納徵曰使某也請納徵請期曰使某也請吉日是使者自稱曰某乃禮之通例疏家必合上事爲一斯失之矣且如上文曰子於父母則自名也亦於上事不蒙然則此文何妨自爲一事乎

幣曰量幣

樾謹按注疏均不說量字之義量當讀爲㫐釋名釋言語曰㫐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是㫐與量聲近義通故古得假用山海經海內北經大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曰量一作㫐是其證也幣曰㫐幣與玉曰嘉玉文義一律若讀如本字則不得其解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檀弓

注曰孔子之父聊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樾謹按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其母之後然後封之崇四尺是叔梁紇之葬本無此四尺之封也但有兆域而已孔子少孤既未能躬親窀窆之事母亦年少未必親見據歷聘記年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距三歲喪父已二十一年安能實知其體魄之所在哉孔子曰㠯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蓋亦鑒於父葬時之墓而不墳不易識別故不得不爲此也後世學者不知古今異制遂以孔子不知父墓爲一大疑鄭氏乃有徵在野合恥焉不告之說誣之甚矣

殯於五父之衢

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聊曼父之鄰

樾謹按此孔子欲訪求父墓故先淺殯其母以爲遷葬之地也士禮三月而葬孔子既不敢過其期而父墓未得又不能

合葬故爲此權宜之計先擇地於五父之衢掘隧埋棺以便訪求父墓也鄭氏謂欲發問端此大不然孔子欲訪求父墓自可就故老而詢之何必迂迴如此哉近世高郵孫遂人濩孫箸檀弓論文讀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謂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今按孫氏之說巧矣而實於事理未得古者大斂之後掘隧埋棺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所謂殯也殯與葬自是二事未聞以深者爲葬淺者爲殯也顏氏之卒孔子必用殷禮殯於兩楹之間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殯故就五父之衢掘隧埋棺略如殯制因亦謂之殯所謂禮以義起也若叔梁紇之葬歲月已久豈可復謂之殯哉且如孫氏之說孔子之父墓卽在五父之衢然則孔子奉母合葬亦於五父之衢可矣何必卜兆于防哉江氏愼鄉黨圖考盛推孫說恐疑誤後學故附辨之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

注曰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樾謹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以其愼之

至也及徐察之止是殯而非葬故又曰葢殯也鄭破愼爲引
既無依據且如其說則殯與葬之別在棺飾而不在引何不
曰其飾也而必曰其引也足知鄭讀之非矣

公曰末之卜也

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

樾謹按馬驚敗績是御之罪非右之罪公乃舍縣賁父而責
卜國理不可通鄭注非也小爾雅廣詁曰蔑末也是末與蔑
義相近末之猶蔑之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漢書宣六
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蓋皆痛惜之之辭是時莊公之意以
敗績之罪坐縣賁父其死其生皆不足問而車右無罪深可
痛惜故既就佐車而曰末之卜也葢深惜卜國正所以深罪
縣賁父也於是縣賁父卽以無勇自責赴敵而死死者止縣
賁父一人記文甚明而鄭注乃謂二人赴敵而死非其實矣
縣賁父雖死於敵而實死于公之一言故公後悔而誄之鄭
解末之卜也句不得其旨故於此事委曲未能明也

狐死正丘首

注曰正丘首正也

樾謹按正之言當也廣韻曰正正當也正丘者當丘也狐之
死也首必當丘於文應云狐死首正丘其義方明乃云正丘
首者古人屬文之曲也鄭注不云首正丘而云正首丘似於
正字之義未得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正義曰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

樾謹按伯魚不聞更有長子子思安得有嫂疑當從皇氏之說此節乃曾子之言下文申詳言思皆斥其名而於子思獨稱其字者曾子與原憲竝事夫子行輩相同故字之也若子思是伯魚之子下文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未聞稱其字也卽此以論其爲原憲明矣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

樾謹按知猶爲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

韋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爲也然則知伯高而來卽是爲伯高而來與上句爲爾哭也來者文義一律上句言爲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正義曰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樾謹按疑乃擬之假字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竝曰疑讀曰擬是也疑女於夫子者擬女於夫子也皇氏之說固爲不情正義所解亦於

疑字未得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曰志謂章識

樾謹按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爲識此注以章識釋志字蓋亦讀爲識也然其下所陳皆飾棺之事用三代之禮尊崇夫子非以爲章識也志當讀爲職職與識竝從戠聲古字通用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是也志通作識故亦通作職楚辭懷沙篇章畫志墨史記屈原賈生傳志作職是也爾雅釋詁職主也公西赤爲職者爲職猶爲主也言孔子之喪公西赤主其事也下文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義與此同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

注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樾謹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者誤合之遂成二夫人矣鄭君作注時已如此遂因而爲之說然二夫人之文實不成義故知其非也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

正義曰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自滕伯文叔父也謂滕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爲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樾謹按記文兩言其叔父也並無異辭何以見孟虎是滕伯之叔父滕伯是孟皮之叔父哉正義之說殊不可通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罕虎字子皮即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並存之疏家必泥上文上下各以其親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正義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

樾謹按此當從皇氏之說不連上有殯爲義惟皇氏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則是讀所識其兄弟五字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按所識者與我相識之人也其人既與我相識往來同恩好則其兄弟之不同居者雖或未必相識然亦當引而近之故聞其死則必往弔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注曰庶子言公卑遠之

樾謹按如鄭義則君與公一也特於庶長故作尊稱耳其說殊爲無理殆非也公者大國之孤也儀禮所說皆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檀弓上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

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引士喪禮
鄭注曰公大國之孤四命者也此文先言君後言公別而言
之明非一人當從鄭君儀禮說解爲大國之孤君之適長殤
車三乘則其庶長殤車當二乘矣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則其
適長殤車當二乘矣記文正以君公互見也

齊穀王姬之喪

注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樾謹按檀弓一篇所記如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
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公之喪此類多
矣齊穀王姬之喪安亦同此鄭破穀爲告殆非也據下文或
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此王姬疑是齊僖公之夫人齊僖公
名祿父穀與祿聲近義通爾雅釋言曰穀祿也周官天府若
祭天之司民司祿鄭注曰祿之言穀也淮南子人間篇不穀
親傷高注曰不穀不祿也並其證也齊穀卽齊祿父亦猶晉
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襄十八年
左傳曰齊環怙恃其險昭二年傳曰莒展之不立皆斥其名
而繫以國古人自有此稱是故齊穀猶云齊潘齊環也齊穀
王姬者以夫名妻猶昭元年左傳所稱武王邑姜也此王姬
不見于春秋然春秋之爲書本託事以見義而非紀事之史
不得因其不見春秋而遂謂無此王姬也且魯莊公爲齊襄
女弟文姜之子其事甚著若此王姬是齊襄夫人則於魯莊
爲舅之妻而非外祖母誰不知之何至有或曰外祖母之說

卽或有之記人豈不覺其謬妄而肯錄其說哉鄭君不知齊穀王姬之義而反以或說爲非殊非以經治經之意矣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樾謹按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葢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刪

有直情而徑行者

樾謹按此有字涉上二句而衍也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禮之所有也若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是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似乎三者皆禮之所有與下文不合矣故知此有字爲衍文也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吳氏澄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尙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

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其反而息爲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急行以求及安得休息乎又引或說爲親已還反而休息亦非也上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皆自爲子

者言之此云而息與上文而弗得而弗及一律安得自親言之乎然則吳氏二解於息字之義均未得也今按說文心部息喘也口部喘疾息也凡人行急則喘如不及其反而息者如不及其反而喘也孝子之心若親已還反而追之不及故慨然爲之喘息也息之義本爲喘息引申之則有休息之義猶勞之義本爲勞苦而又爲勞來也相沿既久學者止知有休息一義故於此經息字莫得其解矣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注曰班制謂尊卑之差

樾謹按尊卑之差自有一定無所用其脩也脩當作循脩與循字形相似傳寫易誤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是其證也循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謂若魯以周班後鄭之類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注曰以己字言雖有强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

樾謹按鄭讀不得以爲不得已非也此以字卽上爾以之以亦卽下毋以之以言爾以人之母嘗巧豈不得以人之母嘗巧卽無以嘗巧者乎三以字一氣相生見嘗巧之事甚多不必以人之母也鄭讀以爲已失之矣至毋字鄭訓爲無釋文音無其非毋字甚明近或作毋字解之立說雖巧不可從也

嗟來食

檛謹按來乃語助之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此云嗟來食文法正同下云子惟不食嗟來之食是嗟來二字連文之明證正義解爲嗟呼來食誤以來食連讀失之

曾子聞之曰微與

注曰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正義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無得如檛謹按餓者已不食而死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無得如是以止之殊於語意不合下文雖微晉而已注曰微猶非也此微字亦當訓爲非微與猶言非與曾子聞其事而非之特以不食而死亦人所難故不敢質言而言與以疑之也

執女手之卷然

注曰說人辭也正義曰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

檛謹按以女人之手比人之手謂以此歡說仲尼殊爲不情釋文云女如字徐音汝當從徐讀爲長執汝手者猶詩遵大路篇所謂摻執子之手也卷卷然猶云拳拳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咄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賈捐之傳云敢昧死竭卷卷貢禹傳云臣禹不勝拳拳並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卽女手之卷然謂執汝之手而拳拳然相親愛也故鄭以爲說人之辭正義所說非經意亦非注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

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之物然不謂之啟庫閉庫而謂之管庫文不成義矣管當讀爲館館館人也庫庫人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蓋官爲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假借字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曲禮篇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然則官卽館也曲禮之官庫此文之管庫文異而義同訓管爲鍵失之矣

蠽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

注曰蚤兄死者言其哀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蠽之績范之冠也

樾謹按下云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當云蠽則績而蟹爲之匡范則冠而蟬爲之緌文義始一律注義殆非也蟹有匡者蟬爲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爲與有一聲之轉故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國語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胡有卽胡爲也晉語其有吉孰大焉有吉卽爲吉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間釋文曰本亦作爲間是有與爲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蠽則績而蟹爲匡范則冠而蟬爲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二句用有字者

文異而義同古人屢句成文而虛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卽其例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三十國以爲卒 王制

注曰屬連卒州猶聚也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樾謹按卒當讀爲萃周易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萃從卒聲故卽以卒爲之耳正義謂取卒伍之意失之

不及以政

注曰賦役不與正義曰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

樾謹按鄭蓋讀政爲征凡力役謂之征周禮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是其義也凡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是其義也不及以征卽是不及以力役賦稅之事故注云役賦不與正義以本字讀之非是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樾謹按自來讀者於樂字斷句非也此當於則字斷句天子

賜諸侯樂則句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句以鼜將之樂則者九賜之一也曲禮篇三賜不及車馬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此記言賜樂則賜弓矢賜鉄鉞賜圭瓚皆九賜中事正義誤以則字屬下讀又云非九賜之樂失之矣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注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正義曰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之多少而爲之制也鄭君此注本之周官大司徒以土均平邦國而制其用地小大之法而又參以年之豐耗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其大綱也

樵謹按如此則用字爲句地小大爲句文不成義矣用當讀爲以明堂位篇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朼以桑儀禮特牲饋食禮引作朼用桑是用與以古通也用地小大此當連上文爲義其文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言制國用必以地之小大也視年之豐耗則當連下文爲義其文曰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言必視年之豐耗合三十年而通計之以制國用也鄭誤合二句爲一義則當云用視地小大與年之豐耗文義方明不當云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可知其非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

注曰暴猶耗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

檄謹按正義所說望文生訓非塙義也暴當讀爲薄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與薄古字通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猶膊之通作暴也用不足曰暴猶用不足曰薄以殘暴解之失其義矣

夫圭田無征

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檄謹按夫之訓治他無所徵殆曲說也此夫字疑當讀爲大夫二字古人書大夫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之夫夫釋文曰夫夫古讀爲大夫是也又或傳寫奪去二畫而僅存一夫字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也夫圭田無征即大夫圭田無征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獨言大夫者舉中以包上下耳

史以獄成告於正

注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

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樾謹按鄉士士師竝言之曰鄉師甚爲不辭疑鄭注本作鄉士之屬傳寫誤耳正義承誤本而曲爲之說非也至鄭以漢制說正字亦爲失之爾雅釋詁正長也古謂官長曰正周禮天官序官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史卽府史胥徒之史秋官序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下各有史如干人史掌文書故成獄辭則史各以告之其正縣之史卽以縣士爲正遂之史卽以遂士爲正鄉之史卽以鄉士爲正鄭君誤釋正字未得古義而孔穎達遂據此文定王制之作爲在秦漢之際恐未必然也尚書立政篇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轉得之矣

執左道以亂政

注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與下文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同科乃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相次殊爲不類矣蓋左道非必巫蠱之流凡不便於民者皆是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凡不便者曰左昭四年左傳不亦左乎杜注曰左不便是也古之君子禮從宜使從俗是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若乃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又或作聰明以亂舊章皆謂之左道可矣

六十脩肉

正義曰六十脩肉者轉老故恆脩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與九十飲食不離寢無異矣疑非經旨脩者進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脩讀爲肅肅進也古文脩皆作羞然則脩肉猶羞肉爾雅釋詁羞進也五十之年但異其糗而未有肉至六十則每食必進肉矣故曰脩肉

八十月告存

正義曰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樾謹按存者問也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國策秦策無一介之使以存之高誘注曰存勞問也漢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師古注曰存謂省問之竝古人謂問爲存之證八十月告存者每月使人以存問之辭致告也正義不知存之訓問而反訓告爲問古訓無徵不可從也且人君優禮老臣而每月以存否爲問亦非所以安老臣之心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所謂存者豈亦問其存否乎足知其非矣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與居一焉乃與瘖聾跛躄之類一律

樾謹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乃與瘖聾跛躄之類一律視之殊爲不合百工字疑當屬下讀百工卽百官也尚書堯典篇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也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皆有疾病所宜矜恤故使百官各隨其器以食之晉

語文公問於胥臣曰奈夫人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鍾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瞽瞍修聲聾瞶司火童昏臨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此言百工以其器食之卽彼言官師之所材可知其義矣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羣經平議二十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二

其神句芒月令

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正義曰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互而相通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古義也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然則神之名不必據死後而稱之也

大皞言其帝句芒言其神皆是生存之號鄭注謂是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帝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是神猶臣也正義屑屑分別反失之矣

其器疏以達

注曰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正義曰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樾謹按注中刻鏤字卽釋經文疏字明堂位篇殷以疏勺注曰疏通刻其頭儀禮有司徹篇覆二疏匕于其上注曰疏匕柄有刻飾者竝其證也正義不知刻鏤卽爲疏而又以文理麤疏增成之殊失注意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曰更猶易也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

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

樾謹按如此則文不成義甚矣殆非也更皮幣三字當自爲句周官女御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卽招梗禳禬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梗御其事相近凡有祈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若梗御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云祀句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句皮幣則得其義矣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曰鞠衣黃桑之服正義曰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樾謹按周官內司服賈公彥疏云鞠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是鞠塵之鞠當讀爲麴麈民要術說作女麴如作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乃止然則麴塵者卽謂麴上黃衣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此別是一說與鄭義異釋文曰鞠居六反如菊花也又去六反如麴塵分晰甚明而正義乃合而一之既用鄭君鞠塵之義又引鞠有黃華爲說違失甚矣

角齒羽箭幹

正義曰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

樾謹按羽與箭幹非同類之物也周禮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二職相連則角齒羽三者自當其爲一庫賈公彥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是羽之爲用甚廣非獨供矢人之用何見其必與箭幹同庫乎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曰此難難陰氣也

樾謹按月令三難惟季冬之難爲難陰氣若季春及仲秋則皆難陽氣也此在記者自有明文不容臆說仲秋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秋氣者陰氣也以達秋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可知矣此云以畢春氣春氣者陽氣也以畢春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亦可知矣夫季春之難以畢春氣猶季冬之難以送寒氣也送之畢之皆欲其氣之去也鄭以季春之難爲難陰氣則當如仲秋之例曰以達春氣於義亦不當言畢也若畢春氣爲難陰氣豈送寒氣爲難陽氣乎鄭又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則因春氣太盛攘而去之禮文甚明而鄭顧以爲難陰氣直誤以春氣爲陰氣矣

贊傑俊

注曰贊猶出也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

樾謹按贊佐之義與出絕遠古書訓贊爲出者他無所見鄭義非也贊從兟爲意說文先部兟進也故贊亦有進義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孔光傳竝曰贊進也贊傑俊之贊當訓爲進下句遂賢良注曰遂猶進也贊與遂文異義同

調竽笙簫簧

正義曰簧者竽笙之名也

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名當作舌

樾謹按簧是竽笙之舌則已包於竽笙中矣何必言竽笙又言簧乎簧蓋自成一樂器竽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竽笙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古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

三十六管是簧固先竽而有矣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此言竽笙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此則自成樂器不施於竽笙矣詩鹿鳴篇吹笙鼓簧即所謂於口橫鼓之者故吹笙與鼓簧各爲一事猶鼓瑟與吹笙各爲一事也此文譌竽笙笮簧呂氏春秋仲夏紀作調竽笙塤篪蓋由學者不知簧之自爲一器疑言竽笙不當復言簧又習見塤篪之文故妄改之耳非呂氏之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注曰陽爲雨陰起脅之疑爲雹

樾謹按鄭注未釋凍字凍當讀爲凍爾雅釋天暴雨謂之凍郭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

使凍雨兮灑塵是也凍音東西之東然則雹凍者雹與暴雨也夏日暴雨往往與雹俱至故竝言之字不作凍而作凍者古字通也隸釋張納功德碑郙閣頌凍餒此段凍爲凍也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此段凍爲凍也古文聲同之字例得假借字可爲凍讀當從凍釋文音丁貢反失之矣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正義曰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

樾謹按鄭所據本疑無暑字故但釋潤溽之義而不及暑字下文注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是鄭本無暑字之明證也正義言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是孔氏所據本亦無暑字矣周書時訓篇有暑字且曰土潤不溽暑罰不應物則潤溽二

字不連讀與鄭義異然土潤不溽暑文義殊爲不安疑周書原文亦作土潤溽暑其下則曰土不潤溽罰不應物今本乃傳寫之誤不足據也

其日戊己

樾謹按月令於四時各舉其日夫木火金水各王一時豈繫乎其日哉蓋因中央土無定位寄王四時凡一歲之中所有戊日己日皆土所寄王之日天子居太廟太室以應之四時皆然記人因文無可繫故特繫之夏秋之交以其爲四時之中也合四時計之孟仲季三月以九十日爲率則戊日九己日九其大較也總計得七十二日爲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之氣無偏勝矣此所以於中央土特箸其日戊己之文故於四時亦各舉其日以配之學者不知其日戊己爲土所寄王之日記有明文而但見其文次季夏之月之後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謂土之寄王皆在四季之末謬矣余有說存集中撮其大略如此

文繡有恆

樾謹按恆當作常此由學者不知常是本字誤以爲漢人避文帝諱所改如恆山作常山之例遂改正之而轉失其本字矣文繡有常與上文裳字下文長字量字常字爲韻今常誤作恆而下文度有短長句又誤作長短則皆失其韻矣呂氏春秋仲秋紀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量小大

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樾謹按衛湜本是也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短長各相當也此文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乃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小大則涉上文制有小大而誤猶上文度有短長涉此文視長短而誤作長短也度有短長句有呂氏春秋可據以訂正至此文則呂氏春秋亦作量小大矣然孔氏正義曰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孔所據本正作大小不作小大而所述經文云量小大此必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閩監毛本固不可據然此句實當從之阮氏反以爲倒誤矣

易關市

注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樾謹按孔氏蓋讀易爲平易之易然非輕稅之意也易當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是弛與易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此言易關市猶彼言弛關市故鄭以輕稅說之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注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正義曰是察阿黨

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
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樾謹按決獄訟必端平見于孟秋之月斬殺必當毋或枉橈
見於仲秋之月已不啻三令五申矣至季秋之月云乃趣獄
刑毋留有罪然則凡獄事皆決矣何待孟冬之月始察獄吏
之阿黨乎注義非也今按此文本連上文爲一節鄭失其讀
故失其義今正其讀曰命太史釐簽句占兆審卦句吉凶
是察句阿黨則罪句無有掩蔽句蓋此一節皆命太史之辭
也兆卽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
皆千有二百者也卦卽大卜所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者也占之審之皆所以求吉凶也故繼之曰
吉凶是察也阿黨則罪者古卜筮之法必用三人若雷同附
和則罪之也無有掩蔽者懼其有所隱諱不以實告故又以
此戒之也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此必經
後人增益非呂氏之舊然云阿上亂法者則罪之可見古讀
固於罪字絕句矣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
注曰而猶女也
樾謹按此本作以固天閉地句陽氣且泄句呂氏春秋音律
篇曰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
是其證也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固閉也然則固天閉地文
義正一律因天字而字篆文相似故天誤作而傳寫又奪陽

字遂以地字屬下讀而文義不可通矣呂氏春秋仲冬紀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此必後人據已誤之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當作無發蓋藏起大眾以固天閉地發蓋藏起大眾陽氣且泄如此乃與音律篇合幸後人所改者止仲冬篇而於音律篇固未及改尚得考見其舊耳至沮泄之爲且泄則古本月令皆然釋文不爲沮字作音可見矣

祝聲三 曾子問

注曰聲噫歆警神也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檛謹按儀禮既夕篇聲三鄭注曰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又士虞禮記聲三注曰聲者噫歆也歆與興字異而聲同賈疏于既夕篇曰按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然則此注當以噫歆爲句警神也爲句孔氏不得其讀而以歆警連文殊非鄭義矣又按孔氏既以歆警連文乃其釋經文則標祝聲至敢告五字而曰聲謂噫歆之聲三又似不誤者蓋正義非一人之書孔穎達序云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

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共量定然則此以噫歎連讀者與儀禮疏合必賈公彥所量定者矣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在而后兩字壻弗取而后嫁之可知壻取則卽歸是壻矣下文曰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蓋亦女弗許而後娶非謂三年喪畢女必別嫁壻必別娶也男女妃匹之際情事萬變聖人緣情制禮不敢繩以一律況三年之久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久要不忘之義豈可概責之中人以下者哉與其强合於始而不能善保其終固不如各從其便也此節兩曰禮也自有精義其上文曰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蓋論禮之正也若論其變則固有女氏許諾而卽嫁之者矣聖人所不禁也此文曰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蓋論禮之變也若論其正則壻當仍娶此女女當仍嫁此壻而聖人不敢質言也何也古人自納采問名以至於請期而成昏禮相距初不甚遠非如今議昏於襁褓之中受幣於髫齡之歲也故因遭喪而待至三年已爲曠日持久情隨事遷不可概論矣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如此儒者不達古今之變故不得制禮之意正義於壻弗取而后嫁之不置一詞蓋疑之也至陳澔集說竟云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則夫謬矣夫女既未嫁女之父母又使人來請壻何必固執前說而不取

乎誠如是也遭喪之後此女萬無復歸是壻之理則當壻家致命之後便可別嫁必待壻免喪而請之轉爲多事矣此鄉曲無識者所不爲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曰以其有終身之憂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樾謹按此節之義鄭孔各殊鄭意此節不與上文相屬推曾子之意以爲人子有終身之憂卽當有終身之服故發此問乃賢者過之之事也孔穎達則與上文合爲一節勿除可乎疑其不可也此與鄭注迥異故止釋經文而於鄭注不釋一字也據下文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然則此節之義白當從鄭注爲得何也如正義所說則曾子之意主乎除者也孔子當曰非弗能除也患其過於制也乃與問意相對今乃曰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則可見曾子之意主乎勿除矣鄭注曰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此卽賢者俯而就之之意正義標非弗至制也五字而釋之曰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先王之禮制也夫經文明言非弗能勿除而正義乃

云非是不能除改則易經文爲非弗能除矣其爲違錯顯然可見孔氏誤解此經蓋由過時不祭一語不知此篇之例每以輕重相形上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鄭注曰重喻輕也正義曰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此云過時不祭禮也兩文正同彼是重喻輕此乃輕喻重蓋以君子無過時之祭明君子無過時之服也文義易曉故鄭無注孔氏牽合上文爲說反糾綜而難明矣且上文曰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是適子於除君服後未嘗不補行祥祭也不得云過時不祭也若支子不得追祭則自因適子已行祥祭之故而非以過時之故也過時不祭之言與曾子問意全不相當可知孔解之謬矣

既明反而后行

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樾謹按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曰暨及也暨明反而后行者及明反而后行也周官閭胥既比則讀灋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是既與暨古字通用

其有不安節 文王世子

注曰節謂居處故事

樾謹按鄭注未得節字之義節之言適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

猶適也其有不安節者其有不安適也訓爲居處故事於義轉迂矣

然而衆簪於君臣之義也

正義曰俗本皆云簪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簪字義亦通

樾謹按無簪字義不可通矣疑本云定本無於字傳寫誤耳一有元艮

注曰元大也艮善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是大與善義通元訓大故亦訓善王制篇天子之元士鄭注曰元善也然則元艮一也注分爲二義似轉失之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

樾謹按鄭注儀禮特牲饋食篇曰使嗣子飲冀者將傳重累之是受爵之事亦非所輕且據特牲篇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蹇是餕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則止嗣子一人受爵視餕益尤重矣安得反云以餕爲重乎此經先言餕者蓋古人自有倒言之例周官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迎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皆倒言之也餕獻受爵義亦猶此正義曲爲之說反

失之矣

其刑罪則纖剿亦告於甸人

注曰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

樾謹按告當讀爲造古字通用列子楊朱篇密造鄧析而謀之釋文曰造本作告是其例也小爾雅廣詁曰造適也造于甸人者適于甸人也周官掌囚曰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可證此文造字之義因假告爲造其義不顯鄭知告之爲假字而不能得其本字乃讀爲鞫是時已將用法矣豈尚待讀書乎

退脩之以孝養也

注曰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正義曰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樾謹按脩當讀爲羞說文丑部羞進獻也鄭以獻之解脩之可知脩之猶羞之矣上文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並省視養老之珍具至此則遂奉而進之以明孝養之道故曰退脩之以孝養也退脩之三字爲句謂退至陳饌之處脩之即羞此醴與珍具也據儀禮凡獻賓必薦脯醢此既獻醴則珍具亦當並薦鄭但云獻之以醴者以醴爲主故文不具耳孔氏不知脩爲羞之假字而解爲脩行與鄭義不合若從孔解則鄭君不當於脩之斷句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正義曰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聖人自行之事非言其記序前代之事也記當讀爲紀釋名釋典藝曰記紀也釋言語曰紀記也是二字義通國語周語紀農協功韋注曰紀猶綜理也聖人之紀事猶言聖人之理事下文慮之以大愛之以敬數語正見其綜理之微密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爲殃

注曰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正義曰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眾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樾謹按如正義之說則當云眾以爲殃而去之於文方明不當既云在埶者去乃始云眾以爲殃也正義所說殆失之矣蓋如有不由此者所包甚廣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固當黜去之若眾人不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則無位可去矣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未有不栽及其身者也故曰眾以爲殃言不在埶位之眾人亦以此爲禍惡也

其燔黍捭豚

樾謹按捭者髀之假字說文骨部髀別也從骨卑聲讀若罷其字亦或作擺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群綜注曰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縣之此可證捭豚之義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烳豚以相饗卽用禮記之文而其字作烳者

蓋因燔字從火遂並燹字而亦誤從火古書中往往有此尙書堯典篇在璿璣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從玉而亦誤從玉爾雅釋詁簡蔈大也蔈字本從艸因簡字從竹而亦誤從竹卽其例也玉篇火部燹炙也廣雅釋器曰燹謂之炙則因字形之誤而遂滋異說未可據以說經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

注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勿使有失

樾謹按正義以是天子之事爲句守也爲句文不成義矣此當以事守二字連文說文史部事職也事守猶言職守謂是天子之職守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注曰存察也正義曰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樾謹按古人之辭凡審度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曰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並其證也處其所存謂審度其所存者鄭不知處有審度之義而反訓存爲察于是文義之平易者變而迂曲矣

非意之也

注曰意心所無慮也正義曰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卽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一

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

樾謹按正義解無慮二字甚爲迂曲孔氏亦有所未安故又出一說然注云心所無慮不云心無所慮是後說亦非也注文無字疑譕字之誤譕卽謨之異文集韵曰謨古文譕是也心所譕慮猶云心所謀慮儀禮大射儀注曰志意所擬度也與此句法正同正義曲爲之說非是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注曰淰之言閃也正義曰讀淰爲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

樾謹按鄭讀淰爲閃是未得其本字也說文走部趛低頭疾行也趛與趛實一字葢金文之本字因其字從走與魚鮪不合故變用從水之淰耳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注曰獝狘飛走之貌也

錢氏大昕經史答問曰獝爲鳥飛不應從犬旁釋文獝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喬俗本從犬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

樾謹按玉篇羽部翮音聿飛貌此鳥不喬之本字也葢趫訓狂走故字從走此爲鳥飛則不得從走因變而從羽文字所以孳乳寖多也玉篇羽部又有翍字許出切翍字許月切竝

曰飛走貌卽用鄭君注義疑下句戠字有作職者竝有誤作
羽旁戠者文選江賦曰濯鼂疏風鼓翔翻職以翻職連文蓋
卽本之禮記然則今本兩字竝從犬古本兩字或竝從羽矣
鄭君所謂傳書世異於此益信學者通其意正不必泥其文
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樾謹按曰猶於也爾雅釋詁粤于爰曰也而爰粤于三字又
訓於是曰於義同其降曰命卽其降於命言其降於教命者
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古人每有此文
法尙書洪範篇亦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曰爰互用卽其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正義曰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旣用順爲常事無苑滯
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
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當云大事不當云事大也故事大三
字當連上文讀其文曰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
也故事大乃申說是謂大順之義言其爲養生送死事鬼神
之常故其事至大也

細行而不失

正義曰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
之臣是不失也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本作細而不失涉上句竝行而不繆誤衍行字則文不可通矣正義以不遺小國之臣解之是其所本正作細而不失故以小國之臣解細字也乃其述經文亦作細行而不失疑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益之非其舊矣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注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

樾謹按故聖王所以順句於文似未足者而弗敝也句於上句亦似不相屬疑此經傳寫錯誤本云故聖王所以順而弗敝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因鄭注先解山者二句乃曰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於是學者移而弗敝也四字置山者二句之下以合于鄭注不知鄭注統解經文非必順其前後也至鄭訓敝爲勞敝於義未合敝當讀爲警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警弓末反戾也反戾謂之警正與順字之義相反順而弗警者順而弗戾也古無警字故卽以敝爲之字亦作弼玉篇弓部弼皁結皁計二切弓戾也弼有皁計切一音卽與敝音同矣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禮器

注曰天地人之別體也正義曰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鄭意也鄭注當以天地人之別爲句體也爲句社稷山川地也鬼則人鬼也神則天神也社稷山川

之事鬼神之祭其禮不同是乃天地人之別卽所謂體也孔氏誤以別體二字連讀故其說不可通矣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注曰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曰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

樾謹按王說是也葢夏立尸最質殷坐尸則轉文矣周旅酬六尸文彌甚曾子此言正見三代之禮日趨于文繼周而王者必有加而無已故曰周禮其猶遽與作醵者假字耳鄭卽以本義說之失曾子之旨矣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注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

樾謹按鄭解作字非也作當讀爲迮文選歎逝賦塗薄莫而意迮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非迮而致其情謂非迫而致其情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與此義同迮正字作假字也故下文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正見君子不迮而致其情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此頖字當作泮葢諸經用字不同詩作泮宮禮皆作頖宮王制諸侯曰頖宮明堂位頖宮周學也字皆作頖不作泮鄭謂禮之頖宮卽詩之泮宮故釋之

曰詩所謂泮宮也若如今本則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注曰大明日也

樾謹按曰生於東人所共見月生於西其理難言正義於此無說上文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曰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故義曰日出自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此說殊有未安月初生之夕見於西方是其將入非其始出也豈得因此而謂月生西方乎月生西方蓋古渾天家說渾天家謂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近來西人之說謂水地合一圓球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梅氏文鼎天學疑問極言其可信然則日月出入本無一定在此處爲入者在彼處正爲出矣日東月西聖人據理以斷之以爲日生於東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此陰陽之正位亦升沈之定理吾所立之處如是卽與吾上下相對之處亦如是學者不明乎此則月生於西之說終莫能明矣下文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鄭注曰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下出字於理未圓蓋日出東方吾之所見也月出西方吾之所不見也吾所不見不可以爲說當依經文作生字斯無語病矣據上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疑此注亦然傳寫者誤耳祭義篇亦曰日出於東

月生於西不言月出於西也張氏敦仁作鄭注考異據山井鼎說反欲改上注月生西方爲月出西方謬也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正義曰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

撻謹按正義說非也知其人之知者知其人之志也知與志通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言觀其人之發動卽知其志意所在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貫乎心藏乎志苟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也臧卽古藏字觀其發而知其志者以其所發知其所藏也孔氏讀爲智失其旨矣

五獻察

注曰察明也

撻謹按察當訓至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祭是察有至義淮南子原道篇高不可際高注曰際至也察與際通上文云一獻質三獻文葢三獻已爲文矣五獻則文之至也故曰察也下文曰七獻神言七獻則又加重也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是其義也鄭訓察爲明而於神字無注其意以爲曰察曰神猶云神明之也然則何以爲五獻七獻之別乎

繡黼丹朱中衣 郊特牲

注曰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正義

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其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

樾謹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竝用也或繡或黼而謂之繡黼或丹或朱而謂之丹朱禮經自有此例儀禮士喪禮魚鱄鮒九言或鱄或鮒其數則九也若必鱄鮒竝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何以無文乎少牢饋食禮曰用丁巳言或丁或巳也士虞禮冪用絺布言或絺或布也繡爲綃殆猶未達乎此矣

鄉人禳

注曰禳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殿疫逐强鬼也禳或爲獻或爲儺

樾謹按如鄭注則禳上必加逐字於文方明且他本有作獻者作儺者豈亦可訓爲强鬼乎是不可通矣禳者禳之假字說文示部禳禜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氏禦予所造從示襄聲然則鄉人禳猶鄉人儺也禳者正字禳者假字猶儺者正字獻者假字也禳聲近隱三年穀梁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疏曰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禳與壤竝從襄聲壤可讀爲傷故禳可通作禳矣下文汁獻況于酸酒注曰獻讀當爲莎是獻與儺聲亦相近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

樾謹按誓社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誓士故鄭注曰誓吏士以習軍旅也隸書士土二字無別士誤爲土學者見鄭注有祭社之文疑爲社之壞字因加示旁作社矣不知鄭注所謂遂田以祭社者以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爾非必本經有社字也又鄭君此注疑亦未得經意此經自季春出火至祭則受福本自爲一節與上經初不相蒙上經自言祭社之事此經自言春蒐之事鄭必合而一之乃謂祭社是仲春之禮而以季春出火爲記者之誤記者所不受也據周官大司馬職蒐田亦在仲春而此云季春者說禮之家容有異聞四時之田所傳不一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惟大司馬職及隱五年左傳文與此同桓四年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雖具而其名不同至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則無獮名周語云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又無苗名且無定安見四仲之月不可移至四季之月乎春秋書蒐狩初無常時此經云季春出火爲焚也是亦一說也何必彼是而此非乎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樾謹按鄭注不釋質字蓋卽以爲文質之質也文義方明乃曰於其質也義不可通矣廣雅釋言曰質地也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曰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是古謂

地爲質郊本祭天乃掃地而祭者以天體空虛而地則有實形質故就有形質之處而祭之所謂於其質也下文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蓋於其質而祭之故既取象于天亦兼取象于地矣

八蜡以記四方

注曰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樾謹按八蜡之神諸說不同當從陳祥道說去昆蟲而增百種江氏愼鄉黨圖考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何得遺之其說是也惟舊說皆數貓虎則恐不然貓虎者就禽獸之中隅舉其二以明蜡祭所以必及禽獸之故非所祭專在貓虎也周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然則禽獸之所包者廣矣豈獨貓虎乎經文云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明以禽獸與農及郵表畷竝列然則禽獸爲八蜡之一明矣當去貓虎而數禽獸庶爲得之貓虎者特獸中之二物耳王肅又分貓虎爲二何其所見之陋乎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正義曰貴其聲和之義

樾謹按經文先云貴其義也乃申說之曰聲和而後斷也若如正義之說則但云貴其聲和而後斷足矣何必先有此句

乎義當爲善聲和而後斷正直指其善之所在也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今各本皆作章善癉惡乃後人以意改之唐石經初刻作善後改作義益知義是而善非也此經義字則因後人不得其解而轉存其舊耳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注曰此謂太古之禮器也正義曰其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樾謹按正義以尚爲貴尚然爲自然則文不成義矣尚當讀爲上古字通用老子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河上公注曰其禮無上故言上禮是上禮與上德上仁上義一律皆無上之美名也太古之禮無以尚之是謂上禮上禮然也言太古之禮則然也鄭注太古字正解尚字正義未達其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二終

長沙王賓善化劉大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二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三

輩經平議二十一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謹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爲嫌有隱使嘯者以聲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是爲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嗾矣鄭不讀爲嗾而讀爲叱其聲既遠義又非也於是幷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卽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由言鄭箋曰由於也卽本釋詁文此經兩由字亦當訓於葢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

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爲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葢有友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友也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

卽不有乃戒之之辭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辭也使今人爲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盡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爲有於是經意益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冢婦此於冢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儷可以悟其旨矣

鶉羹鷖羹鴛

注曰鴛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釋文出鶉鷖羹云本又作鶉羹鷖羹

樾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鶉鷖羹葢經文止一羹字鶉鷖二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鴛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鶉下鷖下竝有羹字惟鴛下無有則鄭當云鴛不言羹

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鴈在羹下矣正義曰鶉羹鷃羹者謂用鶉用鷃爲羹羹下羹字亦是衍文葢孔氏所據本作鶉鷃羹恐人疑二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鶉鷃羹者用鶉用鷃爲羹也若作鶉羹鷃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或本作鶉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魴鱮烝雛燒雉正義曰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然則此文衍言鶉鷃羹者猶下文衍言魴鱮烝也此文單言鴈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簟席

樾謹按此當作簟枕斂簟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簟縣衾簟枕正義曰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簟貯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簟席當言斂枕當言簟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正義曰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必讀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

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接以太牢正謂
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
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諸父名
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父而言諸子諸
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諸男爲諸子因謂舉其
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爲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於義始
明殆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曰方別也然則
方物者辯別其事也惟能辯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
同人彖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方物與辨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豈不簡
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古人無此文法
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連上爲義其文曰君羔幦虎犆句大
夫齊車句言人君羔幦虎犆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也又曰鹿
幦豹犆句朝車句言人君鹿幦豹犆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

鹿鼏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
士齊車鹿鼏豹犆則自爲句明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同
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孌說文斗部孌抒滿
也手部抒挹也抒之義爲挹孌之義亦爲挹孌用湯者謂履
剃席之上更挹之以湯而去足垢也孌從絲聲與連聲相近
周易小畜九五有孚孿如釋文引馬注曰孿連也方言凡人
獸乳而雙產秦晉之間謂之儜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
孿生然則孿之爲連猶孿之爲連孿之爲儜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
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樾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
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
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
止一人不得言諸乃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
夫亦有孤稱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
之用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夫
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愼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齊戒無夕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煇光儀也

樾謹按以煇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尚可通然下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煇如者以其時而言煇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揖私朝天尚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煇如也至登車則已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既明也蓋適公所者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諛詞乎

縫齊倍要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樾謹按豐本字逢與縫均假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爲大者卽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假字縫者又逢之假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紩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與元對文定爲黃色殆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前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之命皆曲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

狄當承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繭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繭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讀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御女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狄本與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食棗桃李必極於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樾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直以大夫言士中武直以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立容德

注曰如有予也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樾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爲植植從直聲古德字作悳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櫂故古音卽讀如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

外之西故東上

樾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夫北面者東上則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卽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可通孔氏遂鈔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煩孔氏之訂正乎卽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鎭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至五字誤奪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乃釆之誤字說文釆部釆辨別

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釆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作藩其作蕃者假字也此經作釆者蕃省作番又省作釆也是故九釆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爲諮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之字自有聲義俱遠者何妨資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也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幾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昆弟尙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

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尙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閒隔凶問不通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已尙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已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王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已生之年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爲衍字庾氏又曲爲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及之也昆弟竝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竝及弟猶禮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檜類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竝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竝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襚卽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爲禮

樾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可也則安知上句爲兄弟之喪下句爲所知之喪乎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

樾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死以至於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斂之奠本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

易牲耳何必變其文乎葢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既死優假之也鄭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幷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正義曰謂聖人卽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

樾謹按且疑宜字之誤宜俗作宜因誤爲且詩假樂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卽其例也所宜先者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是矣

五曰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

樾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上文三曰舉賢已足包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注非也愛當讀爲篾說文竹部篾蔽不見也字亦作蔓爾雅釋言蔓隱也又或卽以愛爲之詩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葢賢者宜舉能者宜使隱逸之士則宜存察若果是賢者能者亦宜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

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爲職百志卽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皆舉故

百職成也訓爲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通說詳檀弓公西赤爲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遂進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卽陳而已正義曰此明親者相遂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遂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節若有親者相遂但直將進卽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遽謹按親疏相遂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以進則一也乃經云不以遂進是直不以進矣而於傳辭不傳辭仍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蓋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曰以卽陳而已此解以遂進三字也蓋此文承上文爲義臣致遂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遂至親者兄弟則不然直以遂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遂進句正義讀不以遂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注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少

遽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少然則直自如此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少乎以此說經宏後儒之不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長義性與生古通用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同矣注曰性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直者
鄭謂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未得其解耳
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植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直爲長大
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竝通也
不擢馬
注曰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正義曰凡投壺每
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
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
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
勝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孔所謂
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二義縣絕矣詳鄭君之意蓋謂投壺禮
畢當請命於尊者然後撤馬不得自己擅撤嫌若己勝故得
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
亦非經意今按不擢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卒投司射執
算請數命酌曰請行觴正爵既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
此賓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洗
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己當受慶故無慶多馬之
禮則亦無庸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西京賦徑百常而
莖擢辟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擢本干尋劉淵林注曰擢
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固不當以齒言因馬而幷稱之則亦得言齒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匹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簀簏

注曰簀蓄也簏如笛三孔

樾謹按龜簀之簀與羽簏之簏二者不倫何得竝舉疑注義非也簀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杷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簀曰本又作策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簀者矣簏者說文竹部曰書僮竹笈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爲書簏然則簀與簏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簀簏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簀簏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爲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爲簏簏固不嫌於竝列矣

凡膳告於君子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膳於君子而衍當作凡膳告

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膳告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矣故知此爲膳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樾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其解矣

不學禫服不能安禮

注曰禫服冕服皮弁之屬禫或作雅

樾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禫服故有作雅之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在今人視爲絕學誠賚講求在古人則所習見習聞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訓禫服者禫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禫事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正義曰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

樾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 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蓋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固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卽容之假字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搯動搯

也韓子揚搉篇曰動之溶之容與搭溶竝通感於物而動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

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卽承此文而言鄭解兩著字曰著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別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別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處形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太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幷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樾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

矣感當爲俴說文戈部俴絶也讀若咸古書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咸皆俴之假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寃則不咸釋文曰咸本又作感是也此文假感爲俴亦猶他書假咸爲俴俴條暢之氣者絶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文義一律說者不達假借之旨遇咸字則訓爲皆遇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蝃蝀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尙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白不乏人何必箕子之是使脫故主之囚而効新君之奔走稍有人心者所不爲而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就箕子言蓋釋其囚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禮以容儀爲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氏之容與制氏之聲竝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言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

故曰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自鄭失其解而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於是異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楊倞注曰息繁育也漢書五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爲貴論則易至于蕃滋故以不息爲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意義不一律足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也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安之歌安歌商者知其有勇有義

樾謹按保字無訓知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合也言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不足以合之也保之訓安本屬恆訓而施之于此義尚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因曲爲之說失之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爲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義不合

矣端當讀爲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耑聲轉從專聲兩音

相近說文言部諯從言耑聲讀若專卽其例也又卮部有䟽

䟽二篆竝訓小卮疑亦一字或從專聲或從耑聲許君誤分

之耳禮記篇載以輇車注曰輇或爲槫然則轉之通作端亦

猶是矣

使某實 禮記

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爲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左傳曰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年傳致果爲毅

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

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卽使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

讀實爲至其義不顯不如改讀爲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

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樾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爲邑宰而非朝廷

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時得歸其終喪

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安有明文何以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

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

士練而歸此以久暫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

出次於公館四字者葢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葢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卽引此經爲說而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安鄭固知之矣徒以經文衍一士字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正義曰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檢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竝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己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既於下文別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
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不相值
矣葢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
階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
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君在東序也葢主位在是故主
國之君於此待之也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墉南面立君
卽位于阼夫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既升自阼階又卽位
于阼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葢亦謂東序而正義
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所謂阼者

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葢冠時主人位
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
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且與注文大相刺謬乎說
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
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正義曰言民皆勤稼
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
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
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
由人君之恩澤

樾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宜相對所謂恩澤者卽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爲對文乎今按蜡當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爲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穜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亦以昔對澤言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澤言以百日之乾昔而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

其所與遊辟也可入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入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可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哀也字亦通作仁成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巨悕矣何休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巨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於寢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阮氏校勘記曰上之妻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

樾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士之妻乎且經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皆死於寢別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文曰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于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宜辨別之士卑故從同也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石經從之實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造爲窖說文穴部窖地藏也窖之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必入於內鑿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聲轉而

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髽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檢謹按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綠字當從段氏玉裁說讀爲祕說文衣部祕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用朱綠大夫裏棺用元綠士不綠段氏說文解字注謂三綠字皆祕字之誤今按此綠字與上文三綠字文義相應君大夫皆有綠故得實於綠中士不綠卽無綠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綠字亦當讀爲祕矣綠中者祕中也據說文祕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綠字鄭云或爲蔟疑古本禮記四綠字皆作蔟祕之與蔟猶雕之與鏤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譌爲綠惟此經尚有作蔟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義益晦矣段君因洽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及此綠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檢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

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飾
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注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卮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匶主匶筐也禮
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
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樾謹按虞筐與裏椁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筐事不類
矣筐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解上文黼翣黻
翣畫翣曰漢禮翣以木爲筐正義曰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
戶四面筐也然則裏椁虞筐亦謂椁四面之筐矣虞之言安
也據上文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鉶是君大夫棺
椁之間相距甚寬故君裏椁虞筐言既爲之裏而其四面匡
當又必有以承藉之使棺在椁中得安也學者不知筐匡之
同字故莫得其解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二終

長沙王先謙善化劉肇鐸校